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
第二十五回 進良言挹香發憤 告素志拜林達衷

話說挹香自與眾美人別後，發憤書齋，閉門不出，日夕將詩賦文章潛心默會。凡聰敏之人，加以一番努力，定然容易進境。況有志意成，即素來愚鈍的，只須專心致志，亦能漸進修途。倘平時聰敏，不肯用功，即百倍聰明，也難有獲。古人說得好，若要工夫深，鐵杵好磨針。其時適逢縣試，挹香即應試入場，試畢出場，□分疲倦。恰巧過青田自無錫來，挹香與談場屋之苦。青田笑道：「我昔日也曾閱歷此境，曾有《縣試竹枝詞》□首，待我來寫與你看。」於是便取紙錄出，遞與挹香。展開一看，見上寫：

◇租寓

行李挑來費苦辛，今朝客舍暫安身。
炮聲更點分明記，細囑廳前寓主人。

◇定桌

擇定房科又惜銀，方台恰坐兩三人。
同儕吩咐齊齊擺，當戶猶生背暗嗔。

◇進場

驚心月到畫簷西，布袋筐籃手自提。
我是長洲爾吳縣，相逢邂逅莫相低。

◇點名

頭門號炮放三聲，大令公然坐點名。
字異音同容易誤，諸君浮票認分明。

◇封門

親師散去各東西，四處封皮驗不迷。
聽到局門三個炮，雖經久戰也心齊。

◇出題

高牌掛出幾行書，截搭兼全法自如。
已冠多難未冠易，令人回惜幼齡初。

◇作文

清真雅正合文衡，下筆春蠶食葉聲。
我勝人耶人勝我，前茅定許各相爭。

◇交卷

案頭佳卷積紛紛，優劣須教慧眼分。
訪得邑尊真筆路，榜花開處妙香聞。

◇放牌

頭牌直送到三牌，簇簇燈籠滿六街。
時值四更人漸少，親朋得意一聲皆。

◇出案

高梯陡覺倚高牆，太極圖中姓氏香。
好與同人翹首望，□名超拔喜洋洋。

挹香看畢，大贊道：「細膩熨貼，有景有情，然非久歷此境者不能道也！」說著，挹香命治酒相款。青田道：「我弟場事辛苦，不必勞動了，改日再來暢飲罷。」說罷，即辭以出。吾且不表。

再說挹香俟縣試三場覆畢，又值府試，接連忙忙碌碌，又是兩月過了。其時葭灰應節，添線良辰。那日恰好拜林到來，挹香即出縣、府考作請誨。拜林看畢，大喜道：「香弟果然用功，兩月不見，你的文字如今好得多了。來春泮宮芹藻，必彩無疑。明日我去告知愛姐，他自然也要歡喜。」說著，揀了一篇文章、一首試帖，擬明日詣留香閣報喜。挹香聽見去對愛卿說，他正有許多言語要托拜林去說，見拜林說了這句話，便道：「林哥哥，你真去說麼？」拜林道：「有此喜事，焉得不去？」挹香道：「你若真去，須再將我之素志並欽慕的說話為我一陳。」

拜林允諾，挹香甚喜。拜林與挹香說了一回，又道：「不要荒了你的功，吾要去了。」挹香又叮囑道：「如至留香閣，必要替我說的。」拜林道別。

明日，拜林竟詣留香閣，愛卿見了拜林道：「林哥哥好久不來了。」拜林道：「正是。今日是特來報喜的。」愛卿笑道：「有什麼喜事可報？」拜林道：「我昨日至香弟家，見他□分勤苦，文字詩詞俱勝前□倍了。照此用功，不患不能人洋。我昨日攜了他的詩文，姐姐你去看看，就知他近來進境了。」遂出詩文，遞與愛卿。

愛卿細細一看，見文題是《惟我與爾有是夫》，詩題是《冬山如睡》，然後展開放在桌上，細細的鑒閱。見上寫：

惟我與爾有是夫

聖人有自信之心，相契者獨許大賢焉。夫子固可自信者也，相契者更有顏淵，則用行捨藏，子能不深許之乎？若曰：我自杏壇設教以來，而終日與言，亦嘗嘉爾之不愚矣。乃素願終虛，誰慰棲皇於列國；而賞音可訂，早深契洽於同堂。行為而多拂乎？不謂吾兩人隨遇而安者，殊覺心心相印也。用行捨藏，我有是，吾未嘗明告諸爾也；即爾有是，亦未嘗明告諸吾也。則且默證諸爾，則且還審夫吾。半生來周流無定，道將行而道將廢，未知天命之何如？強以持之，徒自苦矣。氣數升沉之理，推移自妙其權衡，獨喻之者，還當共喻之也，而共喻者，有幾人也？數□國行止靡常，不怨天而不尤人，早覺寸衷之有在。迫以求之，太自拘矣。遭逢否泰之常，顯晦不勞於固執，獨證之者，還期共證之也，而共證者殊難覓也！惟吾與爾：性情適合，不競流俗之窮通，而相得在隱微，此外何堪同調；去就無心，未貶平生之操守，而同堂微遇合，撫衷孰是知心？且夫疏水自安者，吾也；簞瓢亦樂者，爾也。吾固自信其為吾，不必顯示諸爾也。爾亦獨成其為爾，未嘗明告諸吾也。吾與爾若隱相合也，我與爾且默相契也。然而吾與爾無容心也：軒冕泥塗，人事之遷流無定，乃天民大人之運量何？吾勉之者，爾亦與吾共勉之乎？進與爾酌為邦之具，而時略冕樂集其成；退與爾深克己之功，而視聽吉動詳其目。畢世之知音莫訂，乃竟於一室追隨之下，默證淵源，吾何幸而有爾也。合志而稀逢也，天壤寥寥，誰賡同調？惟吾與爾有相融於心性也夫！然而吾與爾無成見也：山林廊廟，生平之境遇何常，顧樂天知命之襟期何？吾安之者，爾且與吾共安之乎？偕吾而登農山，可與爾商治平之略；從吾而圍陳蔡，復與爾參德行之微。畢生之大道莫容，乃偏於一堂坐論之餘，適符隱願，爾亦何幸有吾也。解人而難索也，吾徒落落，孰愜衷藏？惟吾與爾有相契於神明也夫！

賦得冬山如睡得如字五言六韻。

繪出冬山景，依稀暗態如。千峰偏愛我，一覺竟憐渠。料峭霜鐘絕，朦朧冷月疏。嶂迷青黛遠，霧罨黑甜初。得意頻回首，癡情倒跨驢。飽看饒逸趣，粉本個中儲。

愛卿道：「文筆清新，措詞宛轉，詩律工細。這『嶂迷青黛遠』一聯，將『睡』字虛神描摹殆盡，果然好得多了。」

拜林道：「照此做去，豈非功名可望乎？他從前所憂鬱者，倒也細訴過我，說幸虧姊姊許了終身，隱訂『一定不移』之語，方能用功，否則仍要無心詩史。又說愛卿深情，非他人可及，憐憐惜惜，五內心銘。見你無主名花，時增抑鬱。如今隱訂後，方始慰心。我曾探他心事，說你焉知愛姐隱訂終身，怎見『一定不移』之念，就是為著你呢？設愛姐心注他人，你便如何？他道：『愛姐是忠厚之人，言語無詐，這『一定不移』之語，明明是隱訂終身，設使他別有所托，只要是鍾情之輩，日後不至輕棄愛姐，我也心中安慰了。況才子佳人，亦古今之佳話，我也決無懷梅之意。我不過為愛姐深恩未報，能得共賦宜家，則朝夕鏡台相待，或可得酬萬一。若日後有甚艱難，或增白髮紅顏之感，我金挹香百折不回，歷久如故。原是憐憐惜惜，決不作負心薄倖之徒也。』姐姐你聽他這般言語，可笑不可笑？可憐不可憐？如今他來，姐姐不必半吞半吐了！」

愛卿聽了，□分心服：「本來要與他相訂，如今他既肯用功，我就訂了他也不妨。況富貴功名，總屬天命。」一頭想，便道：「林哥之言誠是，如今候他來，吾明說便了。」

拜林稱善，便向前一揖道：「如今是嫂嫂了，待我鄒拜林見個禮兒。」愛卿紅著臉，也回了一禮，便道：「全仗大才訓誨，倘香弟博得一衿，不但他見情，愚妹亦心感矣。」拜林道：「香弟天資素敏，進益不難，我有所知，敢不盡心相告。嫂嫂放心可也！」

遂辭留香閣而歸。

流光如箭，已屆臘月。那日挹香偶思散步，即至馬大巷，候過青田，未遇。詢及館中，方知家中有事，已解年節。挹香遂出閨門，信步而行，竟至虎阜山前，便上山往真娘墓上憑弔良久。又與寺僧談禪理，頗高妙。日晡下山，行至冶坊浜，忽見一隻燈舫。挹香想道：「如此嚴寒，那個在此遊玩？」正想問，只見舫中走出一個美人，諦視之，卻是張飛鴻，蓋與林婉卿、琴音、素玉在此看楓葉飲酒遊玩。飛鴻瞥見挹香，連忙叫道：「金挹香，你為何一個人在此？快些下來。」挹香見是飛鴻，便笑道：「你們好，瞞了人在此遊玩。」

說著便步上船來，問道：「裡面還有何人？」飛鴻道：「就是琴音、素玉兩位妹妹，此外無人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，同你去看他二人。」挽手進艙。

林婉卿聽見飛鴻騙挹香說不在，便躲入帳中，絕不做聲。琴音、素玉起身相接。挹香見席上擺四副杯箸便嚷道：「你們三個人，為何擺四副杯箸？」飛鴻笑道：「我袖裡陰陽一算，知你必來，預備在此。」挹香乃是個鑿貌辨色的人，聽了飛鴻這話，便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我倒也有陰陽一算之法，知你船上還有一位姐姐來。若不信，可要我來搜一搜看？」挹香說罷，帳內婉卿不禁好笑起來，便道：「不用搜了，我自己出來罷。」挹香拍手道：「如何，我之陰陽比你們還算得准哩。」大家笑而入席。

正飲間，忽聽水面上「拍」的一聲。挹香道：「什麼響？」素玉推窗一望道：「是一個龜兒。」飛鴻道：「原來這一響卻是個龜兒。」眾人初不解，細細一辨，大笑道：「金挹香，你吃了虧了。」

挹香帶著笑，飲了一回酒，只管向飛鴻呆看。飛鴻□分不好意思。眾皆不懂，便道：「金挹香，你為何對飛鴻姐姐只顧呆看？」金挹香笑道：「我在這裡目送飛鴻。」

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。飛鴻便打了挹香一下道：「你騙我。」遂將手伸入挹香頸內來擰挹香。挹香連忙討饒道：「不是騙姐姐，因為方才姐姐說了我龜兒，我是還報的。」飛鴻道：「你還敢說麼？」將挹香不住的亂擰。挹香道：「不說了，饒了我罷。」飛鴻見他要跌下去了，恐怕跌痛他，只得放了手，便道：「如今你再說我，我是不放的了。」大家齊笑，盡歡而飲。酒闌始理歸掉，而後各散。

明日，挹香詣鄒宅，恰好拜林與夢仙在彼飲酒下棋。挹香道：「你們好，瞞了我在此飲酒。」

拜林見挹香到來，忽又想著一個詭計，知愛卿要訂姻與挹香，趁他未曉，且嚇他一嚇，待他吃一小驚。便向夢仙丟丟眼色，長歎一聲道：「香弟弟，你也不要快活了。」挹香忙問道：「為何？」拜林道：「你留香閣可曾去過？」挹香道：「沒有。」拜林又歎了一口氣，乃道：「婦人家口是心非，說煞不錯的！我鄒拜林如今也學了一個乖了。」挹香直跳起來，問道：「莫非愛姐的事情不妥了麼？」拜林搖首道：「不要說了。」挹香道：「為何不要說呢？究屬為著何事？」拜林道：「不要說了，說了你要惆悵的。」挹香道：「有何惆悵？我頭緒都無，你可略略說些，就是要惆悵，也叫沒法。」拜林道：「我總不說，你要知，你問夢哥哥便了。」

挹香只得來問夢仙。夢仙明知拜林狡猾，要他做難人，便道：「這事惟林哥曉得。方才正欲說起，恰好你來，所以不曾說出。大抵總是你心上第一吃緊事。」

挹香聽了狐疑不決，復向拜林道：「林哥說了罷。你恐我惆悵，那知你不說，比說了愈加□倍惆悵。」拜林道：「只怕未必。我若說了，包你比未說時更加□倍惆悵。」挹香道：「不必管了，盡管說罷。」

拜林被催再四，便道：「如此我說了，你聽著。這幾天我書齋無事，日以吟詩飲酒作消遣之計：有時焚爐清香，有時歌曲豔詞，或看天邊雁字，或除架上蠹魚。」挹香見拜林緩緩說著，心中早急得暴跳如雷，便道：「林哥哥，你為什麼說這許多不關緊要的話兒？」拜林道：「凡事有始有終，總要從頭講起。我原說你要惆悵的，不要說了，你又必要我說；如今說了，又要嫌遲道慢，倒不如不要說了。」挹香見拜林如此說法，只得耐著性兒道：「你說，你說。」拜林道：「雖則除架上蠹魚，看看天邊雁字，歌詞焚香，著棋飲酒吟詩，雖可消遣，而究竟寂寞。吟詩，又沒有什麼好句，飲酒，又沒有良朋，其餘焚香讀曲，剪燭歌詞，踽踽涼涼，一個人也沒有什麼佳趣。」挹香聽了一回，心癢難搔，便道：「林哥哥，你到底肯說不肯說？不說麼，也罷了，不要這般難人！」拜林見挹香發急，便道：「你不要性急。方才的名為上場白，如今正書來了。」

不知什麼正書，且聽下回分解。